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徐錫福

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國史部

世官　自序

世官

載筆之任本乎司歷克善厥職逐世其官自南北重黎二正是典羲和仲叔四時分命周世文治簡求嗣掌諸侯司籍亦所圖任兩漢累盛九州洞別遷固父子時推

其長魏晉而下撰續不絕蓋亦著作之重責乎專門用能論次舊聞申明先業敷述雅志自成一家者矣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臣欽若等按左氏傳重少皥之弟黎顓頊之子至於夏商重黎氏世序天地

周司馬氏世典周史

籍伯黶為晉正卿司晉之典籍以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董督晉典

漢司馬談武帝元𡈼末為太史令子遷為郎中是時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周南洛陽也雒陽而謂周南者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載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

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臣欽若等曰太史公談也遷之自序不斥其父名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徳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敢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

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紬紬音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後漢班彪光武時為司徒掾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於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明帝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

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帝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三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晋華嶠為祕書監撰後漢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晋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館永嘉喪亂經籍遺没

嶠書存者五十餘卷
南齊賈淵祖弼之父匪之世傳譜學太祖宋昇明中嘉
淵世學取為驃騎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
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
專心治業晋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
藏秘閣及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
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
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懐撰定

梁裴子野為中書侍郎曾祖松之仕宋為大中大夫文帝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業齊武帝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巳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

陳陸瓊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大著作撰國史父雲公仕梁為黃門侍郎掌著作奉梁武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於至德勒成一家之言

姚察為秘書監知撰梁史事入隋為秘書丞別勅成梁

陳二代史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流涕奉行思廉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主簿入隋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煬帝大業初中書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

後魏崔光為侍中中書監領著作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録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鴻光弟敬友之子）延昌五年

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鴻又撰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

後周劉璠為内中大夫撰梁典三十卷始就未及刋定而卒臨終謂子休徵曰能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治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隋許善心為給事中父亨撰著梁史未就而殁善心述成父志修緝家書

唐令狐德棻高祖武德中為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太

史令庾儉同受詔修周史德棻玄孫峘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修國史引峘入史館修玄宗實録一百卷代宗實録四十卷

李延壽為東宮典膳丞父太師少有著述之志嘗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書本國周悉別國未能備往往失實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所撰未畢而卒延壽以太宗貞觀中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為北

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

劉子元則天長安中為左史兼修國史子貺為起居郎

修國史弟諫右補闕集賢殿學士修國史

歸崇敬字正禮𤣥宗天寶末為起居郎兼史館修撰子

登德宗貞元中為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

柳芳為右司郎中集賢學士精於譜學永泰中按宗正

譜牒自武德巳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卷號

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修續芳孫璟開成初為翰林學

士因召對言及圖譜事文宗曰卿祖嘗為皇家圖譜朕昨覽之甚為詳悉卿檢永泰後試修續之璟依芳舊式續武德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

沈既濟德宗貞元中為史館修撰建中實録十卷文宗太和初子傳師繼修憲宗實録未竟出鎮湖南特詔成於理所時論榮之

自序

自司馬談父子續先業齊世傳為之史記以成一家之

言及其斷章自叙發明其族系稽古立論揚榷其官守
詮擇文理之要區别祖述之旨亦云備矣班范而降遵
用舊式至於世胄之源派篹次之模楷似續之憑厚沿
襲之殊軌悉可徵焉然其講世德叙家範亦不能無虚
美者矣

漢司馬遷字子長撰史記其自序曰昔在顓頊命南正
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
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

其後也封為程國伯休甫守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名喜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傳謂手搏論而知名史記吳起贊曰非言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守郡守也錯孫靳一作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

趙長平軍還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地名在鄠縣　靳孫昌又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　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内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長安北門也　喜生談談為太史公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一云百官表無太史公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淄川人　習道論於黄子儒林傳云黄生好黄老之術　太史公仕於

建元元封之間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在馮翊夏陽縣禹所鑿龍門也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禹廵會稽上有孔穴云禹入此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嶧縣名有山鄱鄒薛三縣屬魯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今之雒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雒

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甞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徳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

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言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太史

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歳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歳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一云差毫釐差以千里一云繆以千里騆按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

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令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義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又款寬也籍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請來獻

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
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
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
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
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
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

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在湯陰）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者也）自黃帝始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

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承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六藝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齊整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遷沒之後文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将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列傳言辭鄙陋世家龜策日者

非遷本意也

後漢班固字孟堅撰漢書其自序曰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後也子文初生棄於楚瞢中而虎乳之瞢雲瞢澤也楚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穀於菟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子文之子鬬班亦為楚令尹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遂以班為姓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鴈門之縣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

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多財而為邊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馬邑人聶壹之類也壹生孺孺為任陜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才為長子令上黨之縣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上河地名農都尉典農事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占度也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況生三子伯斿穉伯少受詩

於師丹為侍中光祿大夫㫄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
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穉
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遷廣平王相穉生彪彪
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
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
學然貴老嚴之術老子莊周也明帝諱莊漢書作嚴叔皮唯聖人之道
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隗
囂據隴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

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叔皮著王命論以救時難既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每事皆與典）舉茂才為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如往也不苟得祿故所往之處不合其意）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業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德為百王之上）故曰巍巍乎其有

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此篇論語載孔子美堯之言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謂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髙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固所撰諸表序及志經典之義號為良史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宋范曄為宣城太守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後與

孔熙先等謀逆事發繫於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否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正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推老将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談功至於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胷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

稱者嘗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校多不免此累正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嘗謂情志所托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性情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常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証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

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禀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正嘗學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詳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存裁味故約其辭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

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内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若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

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絶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能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梁沈約字休文撰宋書約稱史臣其自序曰昔少皥金天氏有㣲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

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晉使蔡伐沈滅之其後因國為氏自茲以降譜諜罔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太傅九代孫戎字威卿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封海昏縣侯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永建九年分會稽為吳郡後為郡人吳孫皓寶鼎初分吳郡為吳興復為郡縣人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王

父從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賜館於建康都亭里之運巷戎子鄷零陵守第二子嶄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懐文其後也嶄子鸞鸞子直直子儀少篤學有雄才以儒素自業州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孫矯字仲恒以節氣立名仕為偏將軍封列侯孫皓時有將帥之稱吳平後不仕卒子陵元帝之為鎮東命為叅軍子延穎川太守子賀南中郎叅軍子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謝安命為叅軍甚相敬重謦內足

於財為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警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王恭命為前軍主簿隆安三年孫恩於會稽作亂三吳皆響應穆夫時在會稽恩以為餘姚令恩敗警及穆夫遇害穆夫子淵子雲子田子林子淵子字敬深少有志節隨高祖尅京城封繁峙侯為太尉參軍雲子元嘉中為太尉參軍田子字敬先從高祖尅京城進平京邑封營道侯官至咸陽始平二郡太守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高祖尅

京城進平都邑領建興令封資中侯高祖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伯子璞字道真好學不倦善屬文所著文章皆遇亂零落今所餘詩筆雜文凡二十首有子曰約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太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為啟明帝有勑賜許自此迄今年餘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袠建元四年末被勑撰國史永

明三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此王役無暇復
撰五年春又被勑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表曰
臣聞大禹刋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
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徳往朝立勲前代若不覩風唐世
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之餘何用知漢祖之業
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
妄文史多闕以兹下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懐忘其
寢食者也臣約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

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
埀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
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名鍾鼎昭被方策及
扈后纂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
萬葉作鑒於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
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
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
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

臣皆具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因何
蘇所述勒為一史起自義旗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
臧質魯爽王僧達諸文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
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但事屬
當時多非實録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
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
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元譙縱盧循馬魯之徒
身為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

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竝刋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䩄汗亡厝本紀傳繕寫已畢合表志七十卷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録詣省拜表奉書以聞

北齊魏收撰後魏書自序曰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成帝世鉅鹿守乃家馬收祖

父悦濟陰守子子建益州刺史風化大行遠近清静俄拜常侍衛尉卿元顥入洛子建携家居洛南顥平乃就拜驃騎二子收祚收字伯起十五已屬文值四方多難時習武事以文才除太學博士永興初遷中書郎出帝狩嵩山之南既寒苦朝野怨嗟帝與從官皆胡服宫人及妃主雜其間竒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畏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武定中以常侍兼著作轉秘書監齊天保三年受詔撰魏史又詔常侍房延祐博士刁

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等共緝成紀傳
隋許善心為給事中父亨撰著梁史未就而殁善心述
成父志修緝家書其序傳末述製作之意曰謹按太素
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
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眷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
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為之宗極保上天之睠命應下土
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
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草命創制行

素之道稍章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黄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邱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方之别檮杌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右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王克昌

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
拯百王之弊救萬民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
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
不殺濟大忍於無形蕩蕩巍巍可為稱首屬陰戎入頽
羯胡侵雒沸騰慘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
厄廊廟有序剪成狐兎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
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
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懐述作凡撰齊

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録
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家壁皆殘不韋無
所盜帷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拒先王之道將墜
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絶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
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録更加修撰
且成百卷已有六秩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
蓼弗荷薪搆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使任
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録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

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游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㒓凉能孤陋末學忝職郎署無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别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彼焚蕩今止有六十卷在又竝缺落失次自入京以來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為一秩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秩十卷

具臣列傳二秩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秩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秩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按者並善心補闕別為叙論一篇託於叙傳之末

唐李延壽撰北史其序傳曰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

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徵字德靈為翼隷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於紂其妻契和氏携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李子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於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魏者為叚干大夫叚干木其後也别孫悝為魏文侯興富國之術焉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栢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

興族為将軍生子伯佑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子德德子信為秦時将信孫元曠仕漢為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討叛羌於素昌一名狄道臨陣殞命葬狄道後因家焉史記李将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廣子當户椒敢當户子陵戰没敢子禹位至侍中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況況生孝廉本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名次公次公生臨淮太守軏軏字逸文生積弩将軍隆隆字業

緒生雍雍仕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桑桑字德遠仕晋為北地太守雍生弁字季子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子昶字仲堅昶生暠暠字元盛稱凉王謚曰武昭則皇室七廟之始也暠第二子歆字士業嗣為凉公為沮渠蒙遜所滅世子重耳奔於江左遂仕於宋後歸魏為弘農太守延壽曾祖曉字仁略太尉虎子也臣欽若等按唐書重耳生熙熙生天賜天賜生虎也北齊天保中歷廣武東二郡太守曉生超字仲舉仲舉生太師字君威唐初以賓建德禮

部侍郎譴徙西會州忽忽不樂乃為羈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覲公楊恭仁時鎮凉州見賦異之召至河西深相禮重日與游處太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嘗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侍中楊恭仁鎮凉州家富有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居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

太師復還會州武德九年會赦至京師尚書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竝與太師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屬惟新人思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太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趣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修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

師古給事中孔潁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編緝之暇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内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啟延壽修晉書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奉勑修隋書十志復准勑召延壽撰錄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入抄錄家業貧窶又不

辨僱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陳宋齊梁隋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與正史所無有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終隋凡八代為北史南史二書合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為改正之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為詳正因遍諮宰相乃表上之

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一

册府元龜卷五百六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國史部

疏繆　不實　非才

疏繆

廣記備言國史之職也章往考來春秋之義也夫司記言動紬繹編簡為一代之典流千秋之訓固宜書法不隱敘事可觀研思覃精間不容髪豈有脫落時事采述

異端體無艸而不倫文混漫而難辨否臧非允論次乖方物議既喧訟牒斯集固知述作之際宜圖任於良士焉

晉王沈初仕魏為侍中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録也

郭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

王隱為著作郎後黜歸於家撰晉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

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隠之作也

後魏鄧淵爲尚書吏部郎道武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

李彪爲秘書丞奏著作事自文成帝已來至於太和崔浩髙允著作國書編年序録爲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

崔鴻爲散騎常侍齊州刺史撰十六國春秋鴻經綜既

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
以為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
以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
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山偉為祕書監遷侍中中書令皆領著作國史自鄧淵
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録纂集及
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爾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
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綦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

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憑致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北齊魏收為中書令兼著作郎詔撰魏史既成時論言收著史不平前後投訴百有餘人文宣重收才不欲加罪然猶以羣口沸騰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為穢史楊休之為中書監魏收之卒也文宣命休之裁正其所撰魏書休之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學淺延歲時竟

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餘人
宋孝王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
撰別録二十卷會周平齊改為闗東風俗傳更廣見聞
勒成三十卷以上之事多妄繆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隋王劭為著作郎累遷秘書少監在著作将二十年専
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録口勑又採迂怪不經之語
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
使隋代文武名臣烈將善惡之迹湮沒無聞初撰齊誌

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

唐吳兢為左庶子史館修書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未就開元十七年玄宗令中使就取得五十餘卷其記事踈略不堪行用又云兢居史職凡三十年叙事簡要人用稱之末年傷於太簡出為荊州司馬累遷嘗王傅嘗以五代史繁雜及別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傷踈略兢雖老耄猶希史職而行步傴僂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書八十餘卷事多紕繆終

不逮於
壯年

令狐峘為左庶子史館修撰在史館修玄宗實録百卷
撰代宗實録四十卷雖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至元
和二年其子丕為太僕寺丞進峘所撰代宗實録四十
卷詔付史館贈峘工部尚書叙事用舍咸不當而又多
於漏略名臣如房琯不立傳直疏如顏真卿略而不載

不實

傳曰書法不隱又曰不刊之書蓋聖人垂世立法懲惡

勸善者也若乃因嫌而沮善瀆貨以隱惡或畏威而曲加文飾或徇時而蔑紀勳伐恣筆端而溢美擅胷臆以厚誣宜當穢史之名豈曰傳信之實垂於後也不其恧歟

後漢靈帝時長水校尉劉琛等撰東觀漢記云中常侍孫程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自程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

晉陳壽武帝時為著作郎撰三國志初壽父為蜀將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髠亮子瞻又輕壽故壽為亮立傳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一說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云宦官黃皓竊弄權柄而瞻將護無能矯正也）又魏志云曹公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裴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二十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所吞幷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

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决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出世安有數千之兵不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爲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絶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

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縁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見奇非實録也案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隷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竝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為安在哉

王沉武帝時為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録也

梁沈約初仕南齊及武帝為太子家令撰宋書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帝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頻

稱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吳均天監中為奉朝請表求撰齊春秋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勑付省焚之坐免職

蕭韶太清初為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内事韶不能人人為說乃疏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為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為太清紀十卷

矣韶乃更為太清記其諸議論多謝昊為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録

北齊魏收天保中為中書令兼著作郎詔撰魏史引史官竝非史才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録飾以美言收頗性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得揚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

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弾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祖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史既成時論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議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録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裴父同附出族祖元傳下頓丘李

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裴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啟誣其罪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裴裴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慱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

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裴庶竝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臣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喧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竝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以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其後羣臣

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勑更審收又廻換遂爲盧仝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收爲左僕射武平三年卒旣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

刁柔天保中爲國子博士時魏收撰魏史啟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收嘗所嫌憚在史館未久

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深為時論所譏

唐許敬宗顯慶中為太子少師仍東西臺三品依舊修國史先是國子祭酒令狐德棻依紀傳之體撰成國史八十卷其後敬宗續修增為一百卷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不直論者尤之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為國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

求生敬宗聞而銜之及為德彛立傳盛加其罪惡左監門大将軍錢九隴皇家之隷也敬宗與之結婚乃為九隴曲叙門閥妄加其功績敬宗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為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為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七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将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虚

美隱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録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删改論者尤之

韓愈憲宗元和中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順宗實録五卷至太和五年勑宰臣監修國史路隋等重加刊正隋等奏曰臣自奉宣旨尋取史本欲加筆削近伏見衛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彦威給事中李固言及史官蘇景裔等各上草疏具陳刊改非宜又聞班行以此議論頗衆臣伏以史策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

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恩以前實
録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使
刊正頃因日曆形聖言通討前後至於數四臣及宗閔
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
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
史直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撾婦公之説固多此比
難盡信書所異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
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

改修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録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誤亦固盡存諸説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縁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若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職監修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寮庶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進羣議輙冐上聞縱臣果獲修成必懼終為時累且韓所書亦出非已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録

狀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者宜付史官委之修定則與聖
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獲减戾於侵官彰清
朝立政之方表公毗不私之義流議自弭時論攸宜詔
曰其録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抵盖其謬
傳誤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刋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
奏開元二年二月文宗御紫宸殿又謂宰臣鄭覃李固
言李石曰順宗實録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時屈
人否石曰韓愈貞元末間為四門博士帝曰司馬遷與

任安書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紀事多不實覃曰漢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糧饟不給本紀所述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直率多無後鄭覃所陳志在譏諫欲陛下究竟盛德故言漢武不屈帝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誠可為戒
李紳會昌中為平章事監修國史武宗遣紳與修撰鄭亞重修憲宗實録紳亞取行狀謚議將相之間過為增飾至宣宗中大中二年十一月勅憲宗實録宜施行舊

本其新本委州府長史察訪如錄得者竝送史館不得輒留

周貫緯初仕漢為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判館事乾祐中受詔與王仲賓儼修晉高祖少帝漢高祖三朝實錄緯以筆削為已任然而褒貶任情記注不實晉宰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啣之及叙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挺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竊聞吾友書桑

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十挺

非才

夫史氏之職掌四方之志善惡不隠言動必書固宜妙選良材圖任明職廣示懲勸之義備適詳略之體成大典於一代垂信辭於千祀若乃司載筆之官昧叙事之方徒淹歳時空索編簡或紬繹之靡就或頒次之無文昧進曠官盖可懲也

後魏李諧為長史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為著作郎諧在史職無所歷意

孫惠蔚為黃門郎代崔光為著作首尾五載無所撰著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

劉仁之為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

李琰之為著作郎黃門郎皆修國史每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緝

谷纂為著作郎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

宋欽初仕沮渠蒙遜為中書郎入國拜著作郎欽在河西撰蒙遜記無足可稱

游雅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

北齊魏收為中書令兼著作郎詔撰魏史引史官恐其凌逼惟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竝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緝高季幹以左道求進

唐李融為壽安丞開元中侍中弘文館學士裴光庭引

融并拾遺張琪著作郎司馬利賓等直弘文館撰續春
秋經傳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相依左氏之體
為之作傳玄宗又手制褒賞之光庭筆削於李融書竟
不就
柳玭為吏部侍郎昭宗詔修宣宗懿宗僖宗實録始丞
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録未修乃奏玭及右補
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胤太常博士鄭
光庭等十五人分修之踰年竟不能編録一字

册府元龜卷五百六十二